

【开篇语】

30多年前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初,几名外国记者在对中国制造业微观考察后,发现现实状况令人沮丧。

重庆炼钢厂当时还在使用140多年前的机器。一名日本记者发现,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机械设备全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其中,那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那记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着机器上的标牌问厂长:“这是不是把年代搞错了?”厂长的回答是:“没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1978年7月,《华盛顿邮报》记者杰伊·马修斯获准参观中国桂林的一家工厂。在这篇题为《尽管宣布要对工厂进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报道中,马修斯写道:“同中国的大多数工厂情况一样,桂林丝袜厂的工人看起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生产线上工人过多,使工人长时间闲聊着。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3名女工同正在旁边桌上的另外3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好奇地向我张望。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1名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最后马修斯断言:“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当时的世界突飞猛进发展,我们不得不接受全面落后的事实:资金、设备、环境、市场、以及工作态度……制造业在这样一种落后状态下开始艰难起步。

中国制造业撼动全球

□ 特约采写 汪洋

相关策划详见 A2、A3、A4 版

制造业起步:小米加步枪

在中国30年的改革与开放中,舆论界公认市场开放度最高的,就在制造业。

上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处处点灯的制造业萌动,曾经造就了中国农村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变革。而当时的副总理万里曾有一句经典的名言:“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火”,也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的五小工业,包括小加工、小制造,而且在当时国有企业没有实质开放之前,乡镇企业被邓小平称之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次腾飞,这次腾飞完全依赖的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没有国家支持,也没有国家干预,农村的小企业基本依赖于本地资源,白手起家。区位优势好的企业,主要依赖大城市的辐射。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制度改革后,农村传统的小企业“船小好掉头”,机制灵活,见缝插针的优势逐步丧失,曾经靠与国有企业抢市场、争原料的发展手段基本被切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实施第一次转型,逐步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当前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模式的雏形,这种雏形可以归结为苏南集体经济工业发展模式,珠三角依赖于港澳转口贸易的发展形式,北京郊区依赖于城市工业外迁形成的特有优势,重要工业基地的产业链延伸形成的配套加工型工业基地。所有这一切,在当时仍保留着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发展模式,国家基本没有予以更多的干预,传统的村村点火、处处点灯的发展手段,也逐步向规模化演进。至21世纪初在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形成了数以万计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并有一批脱颖而出的优秀民营企业,成为地方工业的骨干和龙头。

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利益冲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地均把制造业作为增加税收的最主要来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在得不到新的财政来源的背景下,开始逐步将无形的手伸入到制造业中。中国的机械、食品、化工、服装、纺织、民用设备等,县域经济中的龙头工业均被地方政府作为“亲儿子”一样,既予以保护,又予以强制性的干预,使原本自由竞争的制造业,变成干预主

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十九点八,超过美国的百分之十九点四,成为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保持长期快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二〇〇年,中

义“紧逼盯人”似的管人制度,失去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这客观上又使大城市以外的制造业呈现出二元结构,其中之一是企业的发展要靠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实现。其二是企业如何发展,要看当地政府的眼色和当地政府的规划,这就最终使中国的制造业从已有的竞争优势陷入到干预主义的被动发展之中。

尽管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仍保持全球第一的重要位置,但是其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已经很难靠一般的国家政策能够修复了。

由于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仍处在传统制造业的范围之内,它既不涉及到国家的产业安全,也没有形成典型的区域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仅仅为了维持工业各个环节对生产资料的需要和工业产品的消费,以及为满足中国制造市场而进行的出口。所以这类行业如果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没有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美国和欧洲的经验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制造业并不代表落后,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美国如果没有世界最发达的制造业,很难抵御住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债务危机,2011年欧洲之所以陷在主权债务之中不能自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欧洲的制造业正在被美国压制住。而希腊、西班牙的制造业更是因产品结构单一、规模过小、国际竞争力短缺,因此没有能力来填补金融市场的泡沫对实体经济的依赖。

中国在2008年以后,之所以仍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加速度,除了政府不惜代价地加大投资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不仅市场占有率高,

自由经济带动下的公平发展,是不可能产生或主动地产生新型制造产品和新型的制造业运营方式的。这一点不但在国外得到了充分的论证,而且在我国的浙江地区和珠三角更得到了客观验证。从走私到作假,到踏踏实实做实业,到形成一批亿万以上资产的制造企业,完全靠的是优胜劣汰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果没有价格大战,没有资源的争夺,没有对市场的严格细分,没有靠竞争压缩成本的驱动力,温州是完全不可能成为今天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珠三角的制造业发展更是如此,如果仅仅因为毗邻港澳,珠三角的企业是不会取得在发展中不断转型的特征的。

由于竞争和生存的需要,珠三角在近10年之内完全依靠成本推动和技术推动,大规模地淘汰了落后产能,形成了像虎门镇、小榄镇这样初步进入现代制造业的工业聚集区。相反,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数制造业,包括一批国有制造业,由于仍沿着按政府的要求做配套生产,按政府的规划制定产品结构,因此几乎看不到主动发展的动力,制造业应有的竞争优势在政府的干预中变成了地方发展的劣势。

规模大,而且相对于非发达国家来说,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性能比均具备很强的优势。

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面临一个很大的体制问题,其中现有的国有垄断型制造业,如果再不消除对资源和市场的强权控制,必将使未来中国的制造业继续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如果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看,在金砖四国以及大部分发达国家中,中国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门类是最全的,几乎没有超过中国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就业安排,城市化的步伐,与中国的制造业密不可分。表面看,中国的制造业今天代表落后和粗放,但从长远看,制造业将是人类永恒的生产与生活的主题。

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完全有可能追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同时,中国制造业雄厚的基础,又使后面的追赶者几乎到了望尘莫及的地步。中国在国际舞台最大的筹码,是中国的制造业。未来10年,中国可以最大可能地发展服务经济,扩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可以全面将中国的金融体系与国际融合、渗透,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要建立在制造业、加工工业的强大

上。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的整体升级,这仅仅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的发展新型制造业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干预是需要的,国家要通过制定产业门槛、技术门槛、对外资合作门槛、外资并购门槛,保证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在5-10年间有一个飞跃式的增长。同时,市场竞争、自由竞争也是推进制造业优胜劣汰的必需保障,国家不仅对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上要给予充分竞争的环境,不要轻易干预和救助自我经营不善,技术发展滞后的落后企业。

低成本竞争已成过去时

30年来,中国制造业已由小米加步枪步入一个门类齐全,在国际市场极具竞争力的现代工业。

然而,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尤其是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中国制造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制造成本不断攀升,在承接国际产业双重转移新趋势的过程中,“中国制造”正逐步失去低成本竞争优势。

首先,低端产品的有限生存空间不能够维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由于很多低端产品是靠价格战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低成本竞争,企业的利润非常有限,这使得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其次,“民工荒”引发工资水平上涨,导致中国制造业失去低成本竞争优势;再次,消费需求不足制约了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发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原因导致的农村消费需求不足,使得消费品结构失衡,阻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制造业的国内市场无法扩张,低成本竞争优势无法发挥。

尽管“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愈来愈弱,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增长还要依赖制造业的发展,还需要有低成本优势的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因此,我国制造业需要寻找低成本竞争优势新的突破点。从国内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低端产品领域经过残酷价格战存活下来的企业,一般都选择向高端领域进行突破,往设计、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领域迅速扩张。从国际产业发展趋势来看,国际制造业正不断将研发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外产业发展的这种趋势,无疑为我国优化升级制造业产业链提供了一个突破点:通过承接国际制造业的研发产业,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

（下转 A2 版）